

【流光碎影】

昌盛时期的富贵大戏院



【民间忆旧】

筐市街的

那辆三轮斗篷车

□王绍忠

上世纪50年代初,在济南筐市街西首路北,有三辆三轮斗篷车“一”字儿排开,值班守候,等待客人。车主分别姓姚、景、王。那位穿着蓝粗布条格短衫的年轻车夫,便是我家二叔。

原先,他在乡下明水火车站,干“捎脚”这一跑腿的行当,接送下车回家的客人,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“现接力”(挣现钱)。若说起其中的辛苦劳累,二叔总是闷闷不乐不吱声,光掉眼泪。还会撸起裤腿让你瞅,两条小腿浮肿,一摞一个窝;大腿两侧凸出两挂盘曲的“蚯蚓”,那样吓人,这是过度劳累留下的标记。有一首民谣唱道:“两根车把一条襟,弯腰拱个骨碌转(木轮车),汗珠子砸得脚面疼,十里路换不来两毛钱……”

在济南老火车站下瑞蚨祥绸布店当账房先生的五爷便对二叔说:你去济南南车夫吧,那活轻快些。“凡是跑腿下死力的活,我都不怵头。”自此,二叔就拜姚、景两位师傅为师哥,成年累月地在街头奔波。

乡下人厚道实在,二叔载人、送货,从不漫天要价挣昧心钱,完全按行市收费。到了终点先把客人送进门,再把物品搬进家。有时客人过意不去,掏出小费,他总是拒收:钱不是土坷垃块,挣来都不容易……

他值班,总是抢两头(早四点半晚九点)他说:“我在乡下起早贪黑地干活惯了,年纪轻受点累没啥。”逢年过节歇班,他总是抢后头,和两位师傅处得跟亲兄弟一样。

有一年,二叔回乡为老祖父过生日,二婶纳闷地问:“我是中国人拉中国人,您这一行咋叫洋车夫呢?”只要提起拉车的事,二叔总是乐滋滋地打开话匣子,他慢悠悠地介绍说:“这车三十年前,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,俗称洋车。它有两个大轱辘,跑起来稳当,有两根长辕杆,好掌握平衡。”他还说洋车夫有三种:一种是自吃自,车主自己买车自己拉客;第二类是混穷,洋车是从车行租赁来的,要事先和东家打好协议,挣的钱按四六分或对半分;再一类就是拉包车,洋车由拉的主人提供或是拉车人自己准备。包年还是包月,报酬多少,要双方签订合同,包车主要是显示主人阔气的身份。车把、车轮要擦得锃亮,不沾灰尘;车架、车座、车篷要用黄布包裹,显得干净、阔绰。后来人便称为黄包车。坐车人大都地位高、级别高、薪水高,有政府官员、机关职员、公司老板等。那时,有一首歌谣唱道:“黄包车,够漂亮,银灯明,车铃唱,车轱辘飞到旋风,车座里舒坦不晃荡,车上坐着阔老爷,车夫喘气拉风箱……”

全国解放后,车夫真正成为国家主人,洋车都换成了三轮车,坐在车上蹬车省劲,还快捷、卫生。后来,二叔又到共青团路西首路南值班候车。这时,他的粗布衫换成了制服衣,和尚头也留起了“分式头”。二叔在车队里威信挺高,劳动节时还被工会推荐为劳模。

直到1966年盛夏,全国“文革”红卫兵上街破旧立新,不允许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,全市近700多人力三轮车绝迹,二叔才改行到黄台造纸厂当了一名纸浆工。日月如梭,光阴如流,眨眼间,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其间,我们陆续送走了飞鸽、金鹿和一脚蹬的岁月。而今,公交车、自驾车、出租车齐头并进,各显其能,环保、节能各式新颖的电动车又先后过街上路。目睹这一壮观景象,我心灵的屏幕上,依然飞奔着二叔那羸人载着客人踟蹰行进而神情振奋,奋力登车的形象……

□周琦

建筑设施辉煌

富贵大戏院的前身,是富贵茶园,江西会馆的一个组成部分,原来会馆前院中的老戏台,在20世纪初就不使用了。后移到北部的富贵茶园。据说富贵茶园的前身,曾叫闻善茶园。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)由萧迎春投资为青衣名角(兼演小生)开设。这里建筑齐整,雕梁画栋,可与北京的广和茶园、庆乐茶园相媲美。后江西会馆出租场子,改成“富贵大戏院”。

戏院坐南朝北,正门在东西钟楼寺街,西门在南北万寿官街,向南行便是江西会馆。

富贵大戏院的大门宽阔高大,古雅庄重。门口两侧有两块较大的上马石,因年久使用磨得青光锃亮。进了大门有一天井,走过天井向左拐就是戏园子,再往里进入戏院,东面便是半圆形的大舞台。台的两边及楼上楼下高而粗的红漆大柱子,支撑着房顶的大梁。西面是二层看楼,整个看楼前楼、傍楼,均有木柱上好的大隔墙,木椽上刻有彩

绘的飞禽走兽、山水花卉、各类人物等。

名角名戏大戏院

正楼、傍楼,楼上楼下的座位,有几处是包厢,是为官商绅士、阔太太、小姐们准备的。除此之外还有池子、大墙。院内一律是八仙桌和木条桌。方桌周围放8只椅子或凳子。看戏时桌上摆着干鲜果类的盘碟以及茶壶、茶碗。夏天可吃冰激凌或饮用汽水。茶房可在院子内跑来跑去,还随时给顾客递毛巾供擦汗用,传递的毛巾飞来飞去,伙计不住地呼叫着。台上唱戏的道具也有专人管理,一会儿搬椅子,一会儿扔垫子,一会儿给演员递小茶壶润嗓子。在看戏的过程中,台上台下混乱一片,再加上演员唱到精彩处或胡琴拉出妙趣横生时,那叫好的、吹口哨的鼓掌观众,搅得整个院子震天响。

从1900年~1940年,这一带竟有明湖居、鹤华居、富贵大戏院三个戏院鼎立,还有阁子前街的大舞台,但就数富贵大戏院票价最高。院子建筑及

设施恢宏、豪华、亮丽,演员阵容强大,也当数济南之最。济南著名的“易俗社”编排的新剧目,大都是出于该社主任林立山手笔,编的新剧有《西门豹》、《烟鬼吟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指鹿为马》、《节孝园》、《孝女泪》、《胭脂》、《庚娘》等。富贵大戏院文武老生、小生、文武丑角、青衣、花旦、老旦、花脸阵容庞大整齐。如邱步武主演的《红鸾禧》、《南天门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别窑》、《汾河湾》、《失足恨》等戏红极一时,震动全国,名满四海,后被上海再三邀请,登上上海大舞台,演唱大套戏,同时也带动了不少科班出身的角色。

那时富贵大戏院的老板陈瑞麟,出身于福寿班,演青衣、花旦兼小生,他演《白门楼》的吕布、《群英会》的周瑜经久不衰,深受群众青睐。该戏院演员阵容整齐,行头考究、美观、时尚,演技精湛纯美,腔调石破天惊,叫座率高。

初学演员的悲哀

当时富贵大戏院演的戏各种流派都有,但却都是遵循



泉畔茶话

□飞天

最近,母亲来济南小住。她老人家每天茶不离口,而泉水沏茶,味道最好,所以我清早便去老东门桥边的青龙泉打水回来,烫茶壶、洗茶叶、沏好头道茶,送到母亲卧室里去。

母亲爱喝茉莉花茶,茶一滚,满屋子都是淡淡的茉莉花清香,时虽寒冬,但屋里屋外似添了春天的淡淡暖意。去青龙泉的提水之路,是我回报母亲养育之恩的反思之路。一桶水,一壶茶,浓缩的就是一颗漂泊于济南的游子的心。

青龙泉往南,一龙一虎隔几座桥遥遥相望,那就是黑虎泉了。每天,济南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黑虎泉提水,早就是济南一景。

前几年,我的文友来济南玩,点名要用黑虎泉的水沏茶待客。我总是提前一日就拎着桶去打水,人家指明了黑虎泉的水,我就去打黑虎泉的水,不敢中途找个最近的泉眼胡乱取了,冒充黑虎泉的水。

酒更受欢迎,更能助兴。

说到泉水沏茶,就不能不说趵突泉公园里古街旁的茶楼。在那里喝茶,所用的泉水都来自于趵突泉池中心的三股水。服务生划着船过去,把水桶横过来,从三股水喷涌而起的最高处掠过,只此一下,水桶就装满了。那样的水,感觉像是取自于“泉心”,刚刚从地底翻滚上来,还没沾染世俗人间的烟火气儿,最新鲜,最纯净。

在这样的好水面前,普通茶叶就露怯了,几百块一斤的茶叶不好意思上桌,最次也得是一品雨前龙井。一杯入腹,满口余香,就连滴在衣襟上的残茶,也留有绕梁三日的余韵。

2007年,我认识了济南本地的一位茶道大师。这位大师热爱茶道到了极致,修筑了位于地下七米深的近三百平米“水窖”,里面放的是各种来历的水,全都是宽腹小口的酒坛子,坛口贴着封条,上面详细记录了水的种类与收集时间。大师的最爱,是二十坛“梅花落雪无根水”。“冬天第一场雪停,拿白鹅毛刷,把梅树枝上

的雪扫进坛子里。扫的时候,既不要顶层也不要底层,只留中间的雪瓢……”那样的水,太娇气。反之,济南的泉水则没有那么小家子气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

要说到泉与景,泉与人,泉与民居结合得最自然之处,非曲水亭街莫属。

从大明湖南门溯流而上,青石板街边,便是一路流过来的那脉好水。最喜刘氏泉西面的青灰色水道,泉溪汇集之后,从前排房子的墙根到后排人家的院墙之间流过来,没有任何杂质,不受任何污染,年头到年尾不断。站在刘氏泉边向下望,溪底的鹅卵石清晰可数,颜色各异,肆意铺陈着,享受着溪流的冲洗。

去年九月,我请北京的朋友勇哥在曲水亭街吃饭。酒足饭饱,我们坐在河边的石阶低处,惬意地继续喝茶聊天。勇哥悠悠感叹:“你们济南人真是太幸福了,足不出户,就能伴着泉水泉景生活。走过看过的美景多不胜数,但只有济南的泉能给我这般享受。只是听着泉声,就醉了。你听——”

了各种流派的风格。戏院的规章是很严谨的。清末民初至解放前,戏剧演员的生活十分辛苦和劳累,他们冬练三九严寒,夏练三伏酷暑,每日天不亮起床练嗓子,平日里练爬、跑、滚、打、枪、刀、剑、戟,直到练熟,学京戏一般是从幼年开始,每日食谱是窝窝头、咸菜、稀饭、咸汤(豆芽、菠菜等汤),睡觉一般是大通铺,相互挨挤着。有的班主任狠手辣,管教甚严,逼着孩子们背诵戏词,一年内要学会演唱两三出戏,让他们睡醒阴暗潮湿的地铺,那时有一种说法,“穷生虱子,富长疥”,让他们浑身发痒以致无法入睡去背戏词。穷人的孩子学戏吃尽了苦头,真正成为名角非一日之功。

与时俱进扩大经营

济南东西钟楼寺街一带,受富贵大戏院的影响,无不在皮簧京戏的熏陶之中,京剧十分兴盛,不管男女老少对京剧都非常热爱,都能哼上几句。

富贵大戏院,除演京戏外,也是济南搞戏报宣传,贴广告报子的第一家。戏报子上印着头牌、二牌名伶的名字和所演剧目名称,在大街、小巷及胡同到处张贴,效果很好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还是闻善茶园时,这里除演京剧外,还在济南城首次开始放映无声电影和文明电影,如《英特大战》、《日本大操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等。1904年由闻善茶园改为雅观楼,1909年正式改为富贵茶园,经历风霜雨雪的50年变迁后,改为省直机关汽车修理厂。后来为保护济南的古老文化遗产,在原旧址上重新复修江西会馆和富贵大戏院,现如今在旧址上已经修复竣工,或再现江西会馆和富贵大戏院的辉煌宏伟。

◀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也会进戏院看戏听戏了(资料片)。

我放下杯子,静静聆听。万籁俱静,刘氏泉西的水道里,溪流声跌宕有致,清脆的如珠落玉盘,低沉的如美人夜歌,急急而行打乱节奏的是顽皮的孩子,舒缓悠闲不疾不徐的是智慧的长者。那声音不是任何人间乐器所能拨弄出来的,而是上天,是大自然在呢喃絮语,唯有心人方能领悟。

在泉声中,我似乎听到了铿锵激扬的《十面埋伏》,仿佛提醒我不要忘记过去遭受的失败伤痛;我似乎听到了婉转闲逸的《二泉映月》,仿佛提醒我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,活在当下,就是最好的人生选择。

人在济南,生活之中就时时刻刻与泉互动交融着,赏泉品茶之乐,唾手可得。在品过了不同种类的香茗之后,我渐渐发现,真正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茶,根本不分贵贱等级,不分南北流派,甚至说根本不必管我们放进杯子里的是什,哪怕是一杯白水——对了,“泉”字可不就是“白水”吗?